

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

孙臆兵法译注

李均明 译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1 号

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

孙臆兵法译注

李均明 译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2.5印张 58,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21,001—36,000 定价:4.00元

ISBN 7-202-01191-3/E·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目 录

擒庞涓	(1)
〔见威王〕	(7)
威王问	(13)
陈忌问垒	(24)
篡卒	(29)
月战	(33)
八阵	(36)
地葆	(40)
势备	(44)
〔兵情〕	(48)
行选	(51)
杀士	(54)
延气	(56)
官一	(59)
五教法	(68)
〔强兵〕	(71)

擒 庞 涓

禽（擒）庞涓^[1]

昔者，梁（梁）君将攻邯郸，^[2]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荏丘。^[3]齐君闻之，^[4]使将军忌子、^[5]带甲八万至……兢（境）。^[6]庞子攻卫□□□，^[7]将军忌〔子〕……□卫□□救与……救卫是失令。”^[8]田忌曰：“若不救卫，将何为？”孙子曰：^[9]“请南攻平陵。^[10]平陵其城小而县大，^[11]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12]难攻也。吾将示之疑。^[13]吾攻平陵，南有宋，^[14]北有卫，当涂（途）有市丘，^[15]是吾粮涂（途）绝也。^[16]吾将示之不智（知）事。”^[17]于是徙舍而走平陵。^[18]〔□□〕陵，忌子召孙子而问曰：“事将何为？”孙子曰：“都大夫孰为不识事？”^[19]曰：“齐城、高唐。”^[20]孙子曰：“请取所□□□□□□□□□□二大夫□以□□□臧□□都横卷四达环涂^[21]□横卷所□陈也，环涂轂甲之所处也。^[22]吾末甲劲，^[23]本甲不断。^[24]环涂轂（击）被其后，^[25]二大夫可杀也。”^[26]于是段齐城、高唐为两，^[27]直将蚁傅平陵。^[28]挟菑、^[29]环涂夹击其后，齐城、高唐，当术而大败。^[30]将军忌子召孙子问曰：“吾攻平陵不得而亡齐城、高唐，当术而厥（蹶）。^[31]事将何为？”孙子曰：“请遣轻车西驰梁（梁）郊，^[32]以怒其气。^[33]分卒而从（纵）之，^[34]示之寡。”^[35]于是为之。庞子果弃其輜重，^[36]兼取舍而至。^[37]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38]而禽（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39]

四百六^[40]

【注释】

[1] 此为篇题，写在本篇第一简简背，释文独占一行。以下各篇凡有此类情形，不再一一说明。庞涓，战国时人，早年曾与孙臧一起学兵法，后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

[2] “梁君”，魏国国君，此处指魏惠王魏莹（公元前369年至前319年在位）。魏国在惠王时将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又称梁。邯郸（在今河北邯郸），赵国国都。魏围邯郸，据《竹书纪年》当在魏惠王十六年（公元前355年），《史记·魏世家》作魏惠王十七年（公元前354年）。

[3] “带甲”，穿戴铠甲的士卒，此处泛指军队。“荏丘”，地名，其地未详。

[4] “齐君”，齐国国君，此处指齐威王田婴齐（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齐威王在位期间曾招贤纳士、整顿内政，致国势大振，诸侯东面朝齐。

[5] “忌子”，即田忌，齐国将军，曾推荐孙臧于齐威王。

[6] “境”，国境，此简上端残缺，未知所指为何国境。

[7] “庞子”，即庞涓。“卫”，国名，原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春秋时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到战国中期，卫国是介于赵、魏、齐之间的弱国，为三国争夺的对象，诸国间的征战，也常常以伐卫为导火线，本篇所述桂陵之战亦是。

[8] 此段简文残缺较多，大意是田忌提出是否救援卫国的问题，孙臧作了否定的回答。简文当包括田忌与孙臧间的对话。

[9] “孙子”，指孙臧，下同。

[10] “平陵”，地名。据下文“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其地当在今山东西南与河南东缘交界处，但未知确切地点。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以下简称整理小组）注：“古书所见以平陵为名之地皆与此不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魏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听其臣之谋，不迳救邯郸，而使田忌南攻襄陵（《战国策·齐策一》略同）。《竹书纪年》于魏惠王十七年亦记齐与宋、卫共围襄陵之事。简文之‘南攻平陵’与《史记》之‘南攻’

‘襄陵’疑即一事。《水经注·淮水》谓此襄陵在‘襄邑县故城南’，为今河南睢县地。睢县在大梁东南，宋之西，作为简文所言平陵之所在地，似嫌偏南。《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正义则谓‘襄陵故城在兖州邹县。’同书《魏世家》：‘（文侯）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集解引徐广曰：‘今在南平县也。’南平县即唐代邹县之前身，故徐说与正义实同，其地在今山东邹县。《水经注·泗水》谓南平县即《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盼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者也’，可知其地在战国时亦有平阳之称。简文平陵可能即平阳异名，但其地又嫌偏东。故平陵之确切地点尚无法断定。”黄盛璋先生认为“平陵”即“平丘”（见《孙臆兵法·擒庞涓》篇释地，载于《文物》1977年第2期）。可参考。

[11] “城”，指平陵县治所在城邑。“县”，指平陵县辖境。

[12] “东阳”，地区名。整理小组注云：“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占书记星宿分野，以‘魏之东阳’与‘魏之南阳’、‘魏之朱县’并举，简文所谓东阳当指魏之东阳地区。”“战邑”，军事重镇，此处义谓平陵是魏国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

[13] “示”，显示。“疑”，迷惑。

[14] “宋”，国名，原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战国初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

[15] “市丘”，地名，地点未详。整理小组注云：“市丘之名见于古书。《吕氏春秋·应言》：‘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战国策·韩策一》：‘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军费……’其确切地点无考。《吕氏春秋》高诱注谓市丘为‘魏邑’，恐亦揣测之词。”张震泽《孙臆兵法校理》认为“市丘”当释为“币丘”，“币”音同“福”，福、富音同互训，币丘即富丘，乃卫国地，以上二说，可参考。

[16] “粮途，运粮通过的道路。按常规，粮道是不允许被断绝的。《六韬·虎韬·绝道》：“敌人不能绝我粮道。”

[17] “事”，事理。“不知事”，指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规律。

[18] “徙舍”，拔营。“走”，奔赴、前往。《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救

火者，吏操壺走火。”

[19]“都大夫”，治理都的长官。古人称大城邑叫都，非特指国都。战国时各国多实行郡县制，而齐国仍沿用都的称谓。“孰”，谁。“不识事”，义同上文“不知事”。

[20]“齐城”，即临淄，齐国都邑。《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青州临淄县地即古临淄地也，一名齐城。”传世兵器有齐城戟。“高唐”，亦是齐国都邑。《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汉书·地理志》“平原郡”下有“高唐”，故城在今山东禹城、高唐之间。简文“齐城、高唐”指此二城的都大夫。

[21]“二大夫”，或指齐城、高唐二大夫。“横、卷”，地名。张震泽《孙臆兵法校理》认为“横”借为“黄”，即魏国的黄邑（今河南开封市东）；卷，魏国的卷邑（今河南原阳县西）。“环涂”，整理小组疑借为“钻荼”。钻荼，魏将。《吕氏春秋·自知》：“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高注：“钻荼、庞涓，魏惠王之将。”据上下文义，庞涓出击卫国时，钻荼当留守大梁外围。

[22]“轶”疑读“被”。“被甲”，犹言带甲，泛指军队。简文谓横、卷二邑乃钻荼屯兵之处。横邑处于魏、宋交界处，卷邑处于魏、韩交界处，是捍卫魏都大梁的军事要地，平陵在其北。孙臆佯攻平陵是为了调动钻荼兵力。据下文，钻荼果然中计。

[23]“末甲”，后备部队。孙臆一反常规，以精锐殿后，而以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部为先锋攻击平陵，暗中为此后的桂陵之战设伏。

[24]“本甲”，主力部队。

[25]“被”疑通“披”，分割。《左传》成公十八年传：“而披其地。”

[26]孙臆打算以牺牲齐城、高唐二部为代价，打乱魏军战略部署，故言“二大夫可杀也。”

[27]“段”疑通“断”，切断、分割。简文谓把齐城、高唐军分割为两部分。

[28]“蚁附”，古书或作“蚁附”，指军队攻城时如蚂蚁附壁而攀。《孙子·谋攻》：“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

[29] “挟菴”，疑亦为魏军一将领。

[30] “术”，道路。

[31] “蹶”，失败。《广雅·释诂》：“蹶，败也。”

[32] “轻车”，战车。《战国策·齐策一》：“使轻车锐骑冲雍门。”《孙子·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曹操注：“驰车，轻车也。革车，重车也。”张预注：“驰车，即攻车也。革车，即守车也。”

[33] 此处“以怒其气”，同《孙子·计》所云：“怒而挠之。”张预注：“……则辱之令怒。”

[34] “分”，分散。“纵”，放纵。《六韬·龙韬·奇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

[35] “示之寡”，向魏军显示齐军兵力单薄的假象。

[36] “庞子”，即庞涓。

[37] “取舍”，行军。“兼取舍”，昼夜兼程急行军。

[38]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庞涓是在马陵之役中自杀的，而在《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等篇却载齐杀庞涓，未言及庞涓曾在桂陵之役被擒一事。《战国策·齐策一》载“田忌为齐将，系太子申，禽庞涓。”但未言为何战役。整理小组认为“孙臧之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桂陵、马陵二役皆为齐、魏二国间之大战，战争过程亦颇相似。魏国于此二役中皆遭惨重失败，而马陵之打击尤为巨大。因此，桂陵之役的事件被后人误认为马陵之役的事件，是有可能的。”可参考。

[39] “尽”，终极。简文谓孙臧的谋略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据此简及文首“昔者”等语气，此篇当为后人所作，非孙臧亲著。

[40] “四百六”为原简所载本篇字数。今见存三百三十一字，尚少七十五字。

【译文】

从前，魏惠王将要进攻越国的都城邯郸，派遣庞涓将军率领八万大军进抵荏丘。齐威王听到这个消息，也派遣田忌将军率领八万大军到某境。庞涓攻打卫国，田忌将军问道：“……是否去救

援卫国呢？”孙臆回答说：“……救援卫国，这是违误军令。”田忌又问道：“如果不救援卫国，该怎么办呢？”孙臆回答说：“请挥师南下，攻打平陵。平陵这个地方，县城虽然小，县境却很大，人口众多，兵力相当强，是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很难攻取。我打算用假象迷惑敌人。我军攻打平陵，南面有宋国，北面有卫国，途中中市丘，这就使我军运粮的通道被阻绝，给敌人造成我们不懂得用兵的假象。”于是，齐军拔营直奔平陵方向。快到平陵的时候，田忌又召见孙臆，问道：“仗打算怎么打？”孙臆反问说：“我们的都邑大夫中谁不甚明白用兵打仗的事？”田忌回答说：“齐城、高唐二位都大夫就是。”孙臆说：“请……二位都大夫参加攻打平陵的战斗……横、卷二邑通达四方，是魏国钻荼将军屯驻重兵、布阵设防的地方。我军后备部队精锐，主力不分散。一旦钻荼出击而切断齐城、高唐二部与后方的联系，可以把二位都大夫牺牲掉。于是，分齐城、高唐为两路攻打平陵城。魏军挟甚、钻荼部果然从侧后夹击，齐城、高唐部招架不住，当道惨败。这时，田忌又把孙臆请来，问道：“我军没能攻取平陵，反而损失了齐城、高唐二部，进军途中就失利，仗还打算怎么打下去？”孙臆回答说：“请派遣战车往西直奔魏都大梁城郊，以此激怒庞涓。在大梁城郊，把士卒分散开，纵使他们向魏军挑战，让敌人觉得我方兵力不多。”于是按孙臆的办法去做。庞涓果然丢下辎重车辆，日夜兼程回师大梁。孙臆在桂陵地区不间断地攻击庞涓军，俘虏了庞涓本人。所以说孙臆的作为真是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见 威 王〕^[1]

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2]非士恒孰（势）也。^[3]此先王之傳道也。^[4]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断绝世也。^[5]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稷）也。^[6]是故兵者不可不察。^[7]然夫乐兵者亡，^[8]而利胜者辱。^[9]兵非所乐也，^[10]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11]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12]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13]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尧有天下之时，^[14]蚩（黠）王命而弗行者七，^[15]夷有二，^[16]中国四。^[17]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18]伐共工而后兵寢（寢）而不起，^[19]施（弛）而不用。^[20]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21]胥天下而传舜。^[22]舜击灌叟（兜），^[23]方（放）之宗（崇）；^[24]击归（鯀），^[25]方（放）之羽；^[26]殷（击）三苗；^[27]方（放）之危；^[28]亡有户（扈）是（氏）中国。^[29]有苗民存，蜀（独）为弘。^[30]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之禹。^[31]禹凿孟门而通大夏，^[32]斩八林而焚九□。^[33]西面而并（屏）三苗，□□……素佚而至（致）利也。战胜而强立，^[34]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35]皇帝战蜀禄；^[36]尧伐共工；舜代脩管；汤沔（放）桀；^[37]武王伐纣；^[38]帝奄反，^[39]故周公伐之。^[40]故曰，德不若五帝，^[41]而能不及三王，^[42]知（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积）仁义，式礼乐，^[43]垂（垂）衣常（裳），^[44]以禁争柅（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45]

【注释】

[1] 本篇题为整理小组所加，原简未见篇题。

[2] “兵者”，军事。

[3] “士”，事。《六韬·龙韬·军势》：“故士半而功倍焉。”简文谓军事上不能仗恃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孙子·虚实》：“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4] “傳”为“传”字误写。“传道”，流传下来的事理。《周礼·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郑注：“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

[5] “在”，存。简文谓军事上取胜，才能保存住国家和后嗣。《淮南子·兵略》：“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6] “社”，土神。“稷”，谷神。古代以社稷代表国家。

[7] 简文谓对军事问题不能不做认真的研究。《孙子·计》“兵者，国之大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李筌注：“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系于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轻行者也。”杜牧注：“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王兵》：“主所以卑尊贵贱，国所以存亡安危者，莫啻于兵。”

[8] “乐兵”，好战。《司马法·仁本》：“国虽大，好战必亡。”《文子·符言》：“天下虽大，好用兵者亡。”

[9] “利胜”，贪求胜利。

[10] 简文谓以战争解决问题不是人们乐于采取的手段。《黄石公三略·下略》：“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

[11] “事备”，作战条件具备。

[12] “委”，委积，物资储备。《孙子·军争》：“是故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13] “义”，正义。《黄石公三略·下略》：“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燭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

[14] “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

[15] “豳”，废去。

[16] “夷”，泛指我国古代东部地区的部族。

[17] “中国”，指中原地区。

[18] 整理小组注：“负海之国，指远方之国。《开元占经》卷四十五引石氏曰‘阳为中国，阴为负海国’，以负海国与中国对称。”

[19] “共工”，传说中的部族首领。“尧伐共工”，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不听，不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兵寝”，战事休止。

[20] “弛”，废除。

[21] “屈”，穷尽无起色。

[22] “胥”，全。《孟子·万章》：“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

[23] “灌兜”，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

[24] “放”，放逐。“崇”，崇山，古山名。《尚书·舜典》：“放欢兜于崇山。”

[25] “鲧”，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

[26] 《尚书·舜典》见：“殛鲧于羽山。”

[27] “三苗”，传说中的古代部族。

[28] 《尚书·舜典》见：“窜三苗于三危。”

[29] 整理小组注引敦煌所出《六韬》抄本中之《周志廿八国》“昔有虞氏（即舜）兴，有扈氏弱而不袭（龚），身死国亡”与简文所载合，它书均谓启灭有扈氏。

[30] “弘”疑通“强”。

[31] “禹”，传说中的古代部族联盟领袖，治水英雄，姒姓，亦称大禹、夏禹、戎禹。一说名文命，鲧之子。禹主持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绩显著，被舜选为继承人。

[32] “孟门”，古地名。《水经注》卷四“河水”注：“河出孟门之上，大湍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大夏”，中原地名，即夏墟。《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注：“大夏在汾浍之间。”

[33] 整理小组注：“九”下一字不清，似是“藪”字。

[34]《韩非子·难一》见：“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

[35]“神农”，传说中的远古三皇之一，农业和医药的创始人。“斧遂”，或称补遂，传说中的古代部族。《战国策·秦策一》：“昔者神农伐补遂。”

[36]“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曾战胜炎帝和蚩尤，被各部族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蜀禄”，即涿鹿，古地名。

[37]“汤”，又称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成唐，甲骨文称唐、大乙、高祖乙，商王朝的建立者。“桀”，名履癸，夏朝末代国君。“汤放桀”，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38]“武王”，即周武王，姬姓，名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纣”，又称受、帝辛，商朝末代国君，被周武王击败自杀。《战国策·秦策一》：“武王伐纣。”

[39]“帝”，当为商字之误，形近而致。史籍亦有类似情形，如《史记·周本纪》：“以大卒驰帝纣师。”斐昶集解引徐广曰：“帝，一作‘商’。”“商奄”，或单称奄，国名。《左传》昭公九年载：“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定公四年载：“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

[40]“周公”，姬姓，名旦，周武王弟。周武王死后，子成王年幼继位，周公辅政。“浅”通“践”，引喻为镇压的意思。“周公践奄”，见《尚书大传》：“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遂践奄。”

[41]“五帝”，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或部族联盟的五位领袖。关于五帝，有四种说法：一、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二、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礼记·月令》）。三、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帝王世纪》）。四、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皇王大纪》）。简文似以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之一，与第四种说法相近。

[42]“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三位开国君主。

[43]“式”，用。

[44]“垂衣裳”，譬喻无为而治。《论衡·自然》：“垂衣裳者，垂拱无为

也。”

[45]“绳”，规矩、法度，此处作动词。“举兵绳之”，以战争解决问题。《战国策·秦策一》：“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

【译文】

孙臆谒见齐威王，说：“军事上不能仗恃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这是先王传下来的道理。打胜仗，就能挽救濒于灭亡的国家、承继濒于断绝的世系。打败仗，就会使领土被分割、国家受危害。所以，对军事问题不能不做认真的研究。不过，那些好战的人导致亡国，贪求胜利的人导致受辱。所以说，打仗不是人们所喜欢的，胜利也不是人们所贪求的。条件具备了，然后才能进行战争。城池虽小而防守坚固的，是因为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兵卒虽少而战斗力很强的，是因为正义在自己一方。那些防守而没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发动战争而不是正义的，天下谁也无法使它守备坚固、战斗力强。唐尧统治天下的时候，废弃王命拒不执行的部族有七个，东夷地区有二个，中原地区有四个。唐尧征伐了远方靠海诸国，而后居住在北方地区的人民不再受到骚扰；征伐了共工，而后战事休止，战争手段被废止不用了。从此以后数年之间，唐尧衰弱而政治无起色，于是把整个天下传给了虞舜。虞舜继而攻击欢兜，把他放逐到崇山地区；攻击鲧，把他放逐到羽山地区；攻击三苗，把他们放逐到三危地区；在中原地区灭掉了有虞氏。还有一些三苗部落，独自发展强盛。后来，虞舜衰弱而政治无起色，于是又把整个天下传给夏禹。夏禹开凿孟门，通达中原；砍伐八处森林，焚烧九处草滩。西向屏除三苗……（不能依靠）一贯安闲无为来获

取好处。打胜仗，兵强威立，所以天下都服从。从前，神农战于斧遂；黄帝在涿鹿讨伐蚩尤；唐尧征伐共工；虞舜征伐脩管；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商奄国反叛，周公率军镇压。所以说，那些品德不如五帝，才能不如三王，见识不如周公的人，还说什么我要积仁义，用礼乐，靠垂拱无为的办法制止战争。这些办法并非尧舜不能尝试，而是根本办不到，所以才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威 王 问

威王问

齐威王问用兵孙子，^[1]曰：“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2]为之奈何？”孙子合（答）曰：“以轻卒尝之，^[3]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4]为之微陈（阵）以触其侧（侧）。^[5]是谓（谓）大得。”威王曰：“用众用寡有道乎？”孙子曰：“有。”威王曰：“我强适（敌）弱，我众适（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明王之问。夫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命之曰赞师。^[6]毁卒乱行，^[7]以顺其志，则必战矣。”威王曰：“适（敌）众我寡，适（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子曰：“命曰让威。必藏（藏）其尾，令之能归。^[8]长兵在前，^[9]短兵在□，^[10]为之流弩，^[11]以助其急者。□□毋动，以待（待）适（敌）能。”^[12]威王曰：“我出适（敌）出，未知众少，用之奈何？”孙子曰：^[13]“命曰险成。^[14]适（敌）将为正，^[15]出为三陈（阵），一□〔□□□〕能相助，可以止而止，可以行而行，毋求……。”^[16]威王曰：“轂（击）穷寇奈何？”孙子……可以待（待）生计矣。”^[17]威王曰：“轂（击）钧（均）奈何？”^[18]孙子曰：“营而离之，^[19]我并卒而轂（击）之，^[20]毋令适（敌）知之。然而不离，按而止，^[21]毋轂（击）疑。”^[22]威王曰：“以一轂（击）十，有道乎？”孙子曰：“有。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3]威王曰：“地平卒齐，合而北者，^[24]何也？”孙子曰：“其陈（阵）无逢（锋）也。”^[25]威王曰：“令民素听，^[26]奈何？”孙子曰：“素信。”^[27]威王曰：“善哉（哉）！言兵孰（势）不穷。”^[28]

●田忌问孙子曰：“患兵者何也？困适（敌）者何也？壁延不得者何也？^[29]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也？请问此六者有道乎？”孙子曰：“有。患兵者地也，困适（敌）者险也。故曰，三里瀟（沮）洳将患军，^[30]……涉将留大甲。^[31]故曰，患兵者地也，困适（敌）者险也，壁延不得者蜚寒也，^[32]□……奈何？”^[33]孙子曰：“鼓而坐之，^[34]十而揄之。”田忌曰：“行陈（阵）已定，动而令士必听，奈何？”孙子曰：“严而视（示）之利。”田忌曰：“赏罚者，兵之急者邪（耶）？”^[35]孙子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36]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37]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曰：“权、势（势）、谋、诈，兵之急者邪（耶）？”孙子曰：“非也。夫权者，^[38]所以聚众也。势（势）者，^[39]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40]所以令适（敌）无备也。诈者，^[41]所以困适（敌）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忿然作色：“此六者，皆善者所用，^[42]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43]然则其急者何也？”孙子曰：“繇（料）适（敌）计险，^[44]必察远近^[45]……将之道也。^[46]必攻不守，^[47]兵之急者也。□……骨也。”田忌问孙子曰：“张军毋战有道？”^[48]孙子曰：“有。倅险矐（增）垒，^[49]净戒毋动，^[50]毋可□前，毋可怒。”^[51]田忌曰：“适（敌）众且武，^[52]必战有道乎？”孙子曰：“有。埤垒广志，^[53]严正（政）辑众，^[54]辟（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田忌问孙子曰：“锥行者何也？”^[55]雁行者何也？^[56]篡（选）卒力士者何也？^[57]劲弩趋发者何也？^[58]剽（飘）风之陈（阵）者何也？众卒者何也？”^[59]孙子曰：“锥行者，所以冲坚毁兑（锐）也。^[60]雁行者，所以触侧（侧）应□〔也〕。^[61]篡（选）卒力士者，所以绝陈（阵）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剽（飘）风之陈（阵）者，所以回□〔□□也〕。众卒者，所以分功有胜也。”^[62]孙子曰：“明主、知道之将，^[63]不以众卒几功。”^[64]